

城市與設計學報
第二、三期 1997年12月
Cities and Design
No. 2/3, Dec., 1997

設計與社區： 一個新的專業實踐想像*

劉可強**

吳金鏞、楊長苓、崔思雲譯***

Design and Community:
Imagining a New Professional Practice*

by

Liu, John K. C.**

Translated by

Wu, Henri J.Y., Yang, Linda C.L., Tsui, Sze-yun***

關鍵詞：社區、設計、社區設計、現代主義、國際風格、參與

Keywords: community, design, community design, modernism, international style, participation

*收件日期：1997年6月30日，通過日期：1997年11月3日

Received: June 30, 1997; in revised form: November 3, 1997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兼任教授，曾於1972年參與佛羅里達州迪士尼世界的整體規劃。

作者通訊方式：fax: 886-2-2363-9744；e-mail: kcliu@ms.cc.ntu.edu.tw

***譯者通訊方式：吳金鏞：e-mail: henriwu@neko.iis.sinica.edu.tw

楊長苓：e-mail: lindayang@msl.acccmail.com.tw

崔思雲：Fax: 510-524-5715

摘要

面對迪士尼企業依據新都市主義及新復古主義設計的名為“慶典”社區時，我們不得不提出文化的真實性及設計專業對社會貢獻的問題。回顧二十世紀設計專業的路程，現代主義當初的理想，解放人類的創造力，發揮人們潛在的民主意識，進而造福人群改善社會，並沒有實現。就在現代主義，起步後面臨種種困難之際，出現了後現代主義及新都市主義。這兩股潮流的取向與現代主義的理想背道而馳，是以極端保守的形式出現。當今我們正要邁進二十一世紀之前夕，西方資本主義在冷戰結束高唱歷史完結篇時，以美國為首的向世界推動自由主義的洪流時，全世界各地許多的真實文化正面臨空前的破壞。豈不知任何一個文化的存亡將取決於個體需求的滿足，社會整體的維繫，以及環境資源的公正分配。從事社區設計的專業者，以高度的自我反省，應徹底檢討過去的努力與成敗，並積極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專業實踐的想像。

ABSTRACT

Disney's new Celebration community, planned on the principles of New urbanism and Neo-traditionalism,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cultural authenticity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efficacy. 20th century Modernism in design had promised to be a liberating force that would unleash creative and democratic impulses for the betterment of human kind. Post-modernism and now New Urbanism seem to have turned against this social agenda and have become reactionary in its formal manifestations. As we rapidly approach the 21st century, the issues of balancing individual needs, community cohes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Community design, as an enlightened and self-reflective branch of the design profession, need to critically reexamine its past efforts and to actively engage in the imagination of a new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for this position.

一、導言

當我們不顧一切奔向二十一世紀的亮光時，站在門口迎接我們的卻是那天真無邪、帶著永恆微笑、無憂無慮的米老鼠。在我們沈浮在二十世紀意識形態戰爭的黑暗風暴中，他曾經是我們逃避現實的避風港。現在，我們終於熬過了先前幼稚無知的掙扎，挫折了共產主義，無條件的接受了資本主義。米老鼠真的要做我們的鄰居，而社區也來臨了。

狄士尼企業公司按照新都市主義 (New Urbanism)¹ 的教條建造了以「慶典」(Celebration)² 為名的新社區，讓我們再一次目睹二十世紀理論作怪的惡行。新都市主義出現在二十世紀末，但他的影響力卻不容忽視。在「慶典」社區裡，綠草如茵、路不拾遺、整潔無比。沿街精巧的糖果屋似的住宅、白色矮籬圍著的草坪，綠樹排列的街道，小狗追逐過往的郵差，小孩子騎腳踏車上學，四季鳥語花香、陽光普照，沒有罪犯也沒有垃圾，小鎮上有最好的學校及圖書館，並供給定期的文化與休閒活動，鄰居和藹友善，大家住得心安理得，這樣的美夢成真，要歸功於狄士尼³ 企業公司，這不是人人所嚮往的理想國嗎？我們為什麼要去喚醒大家的美夢呢？

仔細想想，原來這個花開四季、陽光普照的“慶典”社區不在加拿大而在美國南方亞熱帶的佛羅里達州。安全而沒有罪犯的美景是因為四周圍閉的高牆與大門駐守的警衛。學校好是因為用高薪聘來最優秀的老師，就地供應的娛樂活動一定是由狄士尼公司一手包辦。這樣完美的社區，有形無形的，有一堵高牆區分了內與外，好的留在裡面，不好的都排拒在大門外。這是二十世紀一些設計高手⁴ 的作品。其實呢，只不過是二十世紀設計師自我陶醉、無中生有、天馬行空、放任幻想的產品，現在居然被捧為二十一世紀社區的先驅。這種扭曲使得半世紀以來為社會正義、人類平等、生活品質與社區發展做出的努力淪為笑柄。

1. 新都市主義普遍應用於1990年代的美國。做為設計哲學，新都市主義是拯救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沈病的萬靈丹。而不論是早期的支持者如彼得凱薩普 (Peter Calthorpe) 或是目前迪斯奈慶典案中都明白宣示，新都市主義堅持的主題便是人民聚集在廣場上創造社區這種傳統美國城鎮的夢想。
2. “慶典”是狄士尼公司在佛羅里達州所創造的新鎮。它標榜自己是一個模範社區，按照傳統小鎮的實質外觀原則而建，強調步行尺度的鄰里環境，同時舒解高密度社區所帶來的壓力。
3. 按照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的說法，狄士尼就像串連傳統與幽默的詼諧劇；慶典則是不含任何幽默與情感，只對舊形式進行模仿的城鎮。
4. 菲力普·強生 (Philip Johnson)、麥可·葛瑞夫 (Michael Graves)、以及羅伯·史坦 (Robert Stern)，都是20世紀的設計導師。

二、20世紀設計的興衰

1. 現代主義的使命

20世紀初，具有改變人類歷史的工業革命，以其豐碩的成果似乎把人類從勞役中解放出來，終於讓人能夠充分享受人生、追求藝術。科學上的成就終於走上了無憂無慮物質充裕的道路。然而，在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卻發現絕大多數人們的生活並未獲得實質改善。甚至生活水平還有大幅度的下降，超乎我們所能想像：飢餓與流離失所的人口比例遠遠超過上一個世紀。在這種歷史開倒車的過程中，空間設計者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現代主義在設計專業演變中，具有戲劇性的崛起以及雷鳴般的衰落。現代主義設計的高峰是以歐洲包浩斯運動為首的勢力主流，它開啓了工業革命以改善社會公益目標的先例。而包浩斯大量工業化生產空間所遵照的“形隨功能⁵”之理念，自然而然就成為“普同美學”(Universal Aesthetic)的準則，也成為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的奠基石。

這句簡單優雅的格言，完完全全地主宰了即將來臨的、具有侵略性的“普同主義”的紀元。但在這天真無辜的面具後卻存在兩股滋養工業主義的力量，一是殖民主義，既為西方國家提供了生產所需的原料，同時也對殖民地進行赤裸裸的文化控制與宰割。現代主義擷取了本土/在地文化所激發的形式精髓，但卻喪失了他的靈魂⁶。他傲慢自大，蔑視地方特色。另外一股力量則是資本主義的茁壯，便利了殖民主業主義全球性地推廣的成效，而使資本主義成為全球普同化軟體。資本主義把空間品化，在空間商品化之前必須先把空間與本土/在地的特殊性分離。

現代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化約主義的哲學，它罔視文化，把人縮減到最低層次的生理功能，並依此設計出非人性、死板無趣的空間來配合人們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原先，以工業大量生產為人民服務的信念蕩然無存。普同/全球整合主義思考的設計把個人從實質環境中抽離，人們生存的社區群體不在他們的思考範圍之內，使用者從大師的設計中消失了，

5. 就如我們所知，「型隨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 既幼稚且單向，根本無法承受時間與環境的考驗。作為型式批評者，昂西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便曾論證：型式與內容是兩個在時間與空間中共存互動、不可分離、彼此相反的整體。

6. 本土/在地的風格明顯地影響現代主義的抽象繪畫，如畢卡索 (Picasso) 或馬蒂斯 (Matisse) 的作品。不過這種交會並未發生在建築上，例如現代主義建築早期瑞費得 (Rietveld) 與柯比意 (Corbusier) 對顏色的使用，或是晚期如索特 (Sert) 等人，絲毫沒有接受鄉土色彩的豐富與複雜。

取而代之的是無聲無息、無臉孔的機器人。

2. 都市當務之急

二次世界大戰後，大批現代主義信徒⁷ 移民到美國，並大力鼓吹他們的哲學信念，並進行新都市形式的試驗。此時正值美國戰後經濟繁榮、國內大興土木、開發新社區，為都市化帶來新的可能性。都市化也有了新的定義，過去，在古老的十九世紀的城市，逐漸被無情的高速公路與冷冰冰的巨型國民住宅所取代。汽車出現，大大改變了都市面貌，而由歐洲移植到美國的現代主義卻在歸化的異國土地上茂盛壯大，終於成為二十世紀都市化的符號象徵⁸。他們利用新建材如鋼架及玻璃，加上令人醒目的技術；再配合資本主義土地炒作，本著帝國主義甲天下的心態，緊緊扣住一代設計專業者的心弦，志氣高昂地要在即將來臨的新世界裡留下他們的腳印，於是，以帷幕牆、摩天大樓為主的美國都市型式誕生了，快速傳播到全球各個角落。

另一方面，此刻也是全球戰後去殖民的時期：民族紛紛宣佈獨立，走向文化主義的方向發展。不幸的是，在文化人類學的領域內，學者仍然把別人的文化當成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及消費的對象，可以任意佔用宰割，並進一步深化他人文化的異國風味及虛幻性。到了本世紀中期，在繼續擴張的都市主義裡，社區的整體性已經不存在了。原有自然形成的社區裡的人也被忽視了，在都市更新的叢林高樓和高速公路之間遊魂班流動的“寂寞人群”竟成現代主義進步的象徵。拆毀住宅、強制社區搬遷之舉，也成為設計專業者工作的一環。隨著國勢日漸強大，美國的設計專業者水漲船高，因此自大自信、自以為是。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菁英設計者開始樹立“國際風格／國際形式⁹”之名，想藉此建立他們對空間美學的主導地位，然而在他們“國際形式”的圈圈內，對空間形式與其加賦的意義也有無數的爭論，但是這些爭論都停滯在難以捉磨的“後現代主義”架構下，而沒有任何一個論點能夠超越專業設計者本身的自我設限。儘管後現代主義提出的各種議題如歷史性、脈絡主義因果關係不定論案，也只不過懦弱地替原本空間的國際主義找藉口，做最後的人工呼吸來挽救這個垂死的風格形式。而所謂的現代主義的後起之秀也是一群同樣權力慾望極高的設計者，後現代主義最大的功效是替赤裸裸的國際主義罩上一層薄紗而已，甚至於用「解構

7. 最著名的是芝加哥的密斯·凡得羅 (Mies Van der Rohe)，與劍橋的葛羅培 (Walter Gropius)。

8. 玻璃帷幕牆與摩天大樓正是歐美現代主義最重要的象徵。

9. 年輕的美國建築師，菲力普·強生，經由宣告「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 的新世紀，而引領建築風潮的轉變。

主義」的魑魅法寶來作護身符的設計大師們終於原形畢露，暴露出他們誓死不放的對形式掌控的原始慾望。

在二十世紀尾聲的壓軸戲裡，反社會的設計專業也把社區從實質環境中抽離，把人從所屬空間中去除，向全球推廣他們批發式的普同美學的大功就要告成。剩下來要著手的便是把地球上所有人都變成沒心、沒肺、沒腦的消費機器人，從此永遠快樂地生活在迪士尼樂園之中。

迪士尼設計的「慶典」社區企圖實踐現代主義最初作為解放人類的催化劑的諾言。在全球化雷厲風行之際，狄士尼的濫情復古提倡傳統社會價值，似乎再次提醒我們一個普共同未來的可能。只是這一次，現代主義無裝飾的單純造型被一個古早時期的意向所取代，看得到的是漂亮的糖果薑餅屋。這種「新現代主義」的鼓吹者或許不明瞭，用複製傳統聚落裝配而成的社區並非真正的社區。任何實質的建築物並不能超越它本身的外貌，沒有真正的社區，任何一種形式上的嘗試都將毫無意義。

三、社區設計的允諾

1. 市民社會及其對設計的回應

本世紀中葉，隨同美國帝國之打造，世界各地追求財富平均的社會運動紛紛出現。發自社會基層的草根性社會運動嘗試徹底改革社會，在美國的民權運動爭取種族平等與社會正義。言論自由與反對越戰運動，要求在國內享有自由與安全，在國外建立人道的國際關係來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有同樣的情景出現。年輕人不滿現狀，走向街頭，要求新的群體關係。很諷刺的是，此時也正是國族勢力在進行冷戰、爭奪霸權的時刻。工業技術的提升，更使這些競爭白熱化。這個時代是太空時代、資訊時代、基因工程時代的開端。當人類登上月球時，地球上的城市正因社會缺乏公道而引發社區動亂，這難道不是巧合嗎？更進一步說。當區域性、科技、政治大步向前邁進的，我們同時看見一股強烈的對抗潮流，市民運動發起還我人性尊嚴、人性溫暖的訴求，現代主義的學者們就在這個風雲際會之時宣佈了國際形式的誕生。這說明了科技與資本猖獗任性地侵蝕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社會日常關係生態。這個巨大的衝突在瀕臨毀滅的社區裡看得最清楚。

專業設計者面對以上的衝突的反應不一，有的看到自己在摧毀社區中扮演的角色，仍然繼續捍衛著現代主義及其後繼者的合理性、合法性。有的人則開始自我教育，重新看待